

1.

引言

现如今，谈论关于精神性的一切话题几乎是一件极度奢侈的事情，尽管如此，对它的谈论依然无法以一种奢侈的方式说出。精神性，是否是一种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事物和概念？是否只是历史乃至传说中的事物？在写作之始、写作之中乃至写作之后我们都无法予以确证。似乎是在谈论一种绝对隐匿的事物进行谈论，在谈对一件每个人都未曾亲眼见过的事物，那种事物——如同在密室中所筹划的某个秘密的计划——如同写作时的情境，必得先把自己置于某种同样隔绝的非现实中去体味，或以一种孤独的状态去印证它的存在，或者在阅读中（同样将自己置于一个封闭的语言环境的小室之内）才似乎能嗅到某种气味或捕捉到某丝痕迹——它的不现实感，就如同在一个抽离出的现实中所尝试的“碟仙”游戏，几乎构成一种迷信式的存在。精神性——某种带有黑暗色彩的伟大性，在夜里似乎比白天更为真实；通过写作或对它的臆想本身即构成对它的接近乃至触摸——当然，是以一种思想的方式；除此之外，这是一个我们依靠自身似乎无法予以确证的存在，因此，它带来荒谬感，当与现实相对映时则更是如此。它只能在艺术或类艺术的现实中出现，而现如今，艺术是唯一不现实的存在，但又具有无比真实的现实性，如同我们在精神的盛宴上所必不可少的食粮——当我们处于一种饥饿之中；对于每一个具有思想能力，又真正地思想着的个体生命而言，在我们自身的存在之中有着我们必须面对而又常常陷入黑暗和茫然未知

那耳喀索斯
普桑
布面油画
53cm × 42cm
1626—1627 年（左页图）

的内在世界——不能被物质、饮食、欲念和现实法则所覆盖和遮蔽的有待确证的存在。对于我们而言，那种存在或许甚为卑微，以至于空虚和乌有；或许，对于我们卑微的存在而言，它只是在想象中类同于哈姆雷特所说的“核桃壳”。在《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中，他这样呼告：“啊！上帝，我可以关在一个核桃壳里，自以为是无垠的土地上的王。”尽管哈姆雷特是剧本中的人物，一个幽灵王国的王子，一个非现实的存在。我们每个个体存在的自我，或许即是那个无法触摸得到的核桃壳，亦或许是其中类似于脑回组织的可以充实我们自身的果实。

正是那个深层玄奥的内在自我的显现，在那些伟大的人物身上形成了伟大的艺术思想，并让我们确信在每个个体存在的深处，应同样拥有那样的自我矿藏，不同之处只在于我们从不挖掘自身，或不知如何或不敢挖掘自身内在的精神之矿藏；可能更为迫切的事实在于，我们或许并不认知那样的矿藏。尼采因此在《超善恶》中这样说：“最伟大的事件和思想——但是，最伟大的思想就是最伟大的事件——被人理解得最迟：因为，与其同时代的种属，没有经历这样一些事件——它们在事件一旁过活，在那里发生的某些事件，就像发生在星辰领域中一样，最遥远的星辰之光照在人身上的时间最迟，而在光线到来之前，人则否认光那里有星辰。‘一个精神要多少世纪才能被人理解？’——这也是一个尺度，人们借以缔造一种必需的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为了精神，为了星辰。”^[1]

理解一种伟大的思想，并非为思想本身，而是为了我们自身，我们籍由那些思想所形成的光照才能更真实地观察到自身的存在镜像，而我们最不了解的，首先是我们自己。我们必须了解我们自己——否则我们也无法真正了解他人乃至我们置身于其中的世界的真相。那些我们需要缓慢认知的伟大思想和艺术创造者的命运，或许与我们同样有着在世的卑微，正是凭依着这种卑微，我们得以接近那种思想与艺术的真谛和精神。也只有凭依着这种卑微，我们才得以接近隐匿在我们自身最深处的自我存在。

我们如此迷恋我们自身——以至于我们无一例外地成为自身的盲者；我们如此迷恋我们自身——以至于我们最终会发现我们自身中的存在——那个深层自我，并成为他。

1.[德]弗里德里希·尼采，超善恶，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3，第227页

在古希腊时代的德尔斐神庙的门楣上曾铭刻着一条至高无上的神谕：“认知你自己”，大概它可以作为以人为主体的古代哲学最具有教诲意义的箴言。即使在当代社会，此箴言仍具有振聋发聩的现实意义。或许，在我们所处的这个自以为聪明无比的时代里，在信仰和精神失落的实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时代里，在以前所未有的智慧和能力不断拓展人类认知领域的伟大时代里，作为个体存在的我们，是否仍有勇气面对这句箴言而无彷徨犹疑之色？

“认知你自己”——首先是因为人们常常无法认知何为自己，不是指那种自明的知识——家族血统，身份地位，权力金钱此类社会性和物质性的占有性存在，否则这神谕又有何意义呢？所有这些外在的社会物质性的存在本身已成为某种标签，处于外在世界秩序等级中显而易见的台阶上。作为哲学意义上的认知乃是摒弃一个人外在身份的遮蔽，去洞见其作为独一无二的个体存在的内在精神与价值，并从这一角度来探讨、认知和创造属于唯一性的在世命运。

既然个体所秉承的血统，所持有的权杖，所占有的财富都不是衡量一个人精神价值的准绳，那么我们又能通过何种方式来抵达自我生命的认知之途呢？

在古希腊神话中，关于那耳喀索斯的故事为我们展开精神性概念的探讨提供了极具象征意义的镜像。我们思想的触角就从这里开始——来体验词语的暴力……



第一章 神谕与神话

把你自己献给黑暗，说出我的名字，把我领向他。

——[德]保罗·策兰

除开精神的世界之外，别无他物，这个事实拿走我们所有的希望，给我们的却是确凿无疑的命运！

——[奥]弗朗兹·卡夫卡

5.

第一章 神谕与神话

咒语

当那耳喀索斯出世后，他的父母——刻菲索斯和李丽奥卜就去拜访神巫，要他来预卜这个孩子将来的命运。从一开始，那耳喀索斯即遭受到双重咒语的困境。神巫对其命运的预言——这先知式的词语一经说出便构成了对其生命布下的不祥诅咒。它和那耳喀索斯后来所遭受的诅咒构成了相互验证的对应。预言揭示了其命运不可更改的俄狄帕斯式的最终结局——同样是不幸的、悲剧性的后果。话语一经说出，便一语成谶地构成了某种无法涂抹的印记，犹如古代囚徒脸上的刺字。这似乎是一种宿命，在一个孩童的生命初期即已显示出来的定局，而接下来的人生轨迹便是履行此先行宣判式的命令，尽管是在全然不觉的情境下。

假若我们相信此神话的有效性，人的生命便是一个奇特的怪圈——从无到无。抛开这绝对的论述，预言——带有宿命的性质，必是在一切事情尚未显露端倪时被说出或暗示出。而言说在此只构成了对未知事实的描述，因此一个荒谬的悖论便出现了。个体存在的生命成为一种回归式的循环运动，他用生命走向最初的预言的实现，在事物的终点站所抵达的并非终点，而是抵达并验证了起点。一种残酷的真实。

在那耳喀索斯神话中，神巫的预言也并无玄妙，他说，那耳喀索斯如果不知道自己的美貌，寿命便可绵长。在此一预言中，

那耳喀索斯
沃特豪斯
布面油画
94.5cm×64cm
1913年（左页图）

关键词不是美貌,而是“认知”。认知——或者说认知的欲望——构成了悲剧性事件的起源。但除非他在童年时期就像俄狄帕斯王那样刺瞎了自己的双眼,否则,一个俊秀的人怎能不知晓自己的美貌呢?显然,起初那耳喀索斯并不知晓自己的美貌,而他的自负与骄傲也不是来自于他那天生俊秀的容貌,而是来自于内心,来自于他深藏而并不自知的自我意识。因此,个体存在的命运便成为一个注定无法解开的死扣,在其出生时便已被扣死了。

因此,那耳喀索斯的处境便是人类的困境。他隐喻了人的内在精神的困境,隐喻了处于人类外部环境和社会性法则中个体生命所无法回避的精神性困境,那么,作为个体生命的人的最终结局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精神性的悲剧。死亡构成了传统意义上每个人最终的定局——作为有死者的悲剧性的存在。

那耳喀索斯的双重困境来自于天命——神巫言之凿凿的预言和得不到那耳喀索斯的爱情的同伴的诅咒:“但愿他坠入恋爱,却永得不到恋爱的对象。”女神娜美西丝听见祷告,应允了他们。

那耳喀索斯的双重困境来自于人,也来自于神,却最终体现在那耳喀索斯的内在世界。在清澈而幽暗的银色池塘里,那耳喀索斯看到了他自己的镜像——“认知”带来了悲剧?还是悲剧带来了“认知”?

咒语——词语以恶的形式被说出——显示自身残暴的力量。

背景的损失

在那耳喀索斯身上混合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性格气质元素:冷漠与热情,它们构成了两个极端,犹如磁石的正负极,不是相互融合、吸引,而是相互排斥分离,可以看出那耳喀索斯性格中的双重性与分裂性元素的倾向,这是不是精神主义者与生俱来的先天性的悲剧诱因呢?

“美貌者生存”,在我们当代生活的青春期名利场中演化为成功准则的诫律在那耳喀索斯头上幻化成达摩克利斯之剑。他自负俊秀,以冷漠的姿态拒绝了许多美貌的少年少女的爱慕之情,也同样以冷漠拒绝了仙女厄科对他产生的爱慕,以至于她可怜的

身体日渐消瘦，全身的血液和肌肉都飞散在空中，骨头化而为石，只留下声音在山谷里回荡。那耳喀索斯对一切林中仙女和美貌少年的爱都加以拒斥，他这样做时，不知道在走向他自身的命运和道路。

有什么理由去拒绝这个世界所给予的爱呢？尽管这世界之爱也由众多的个体之爱构成。以爱的名义索取的盾牌，又在冷漠的拒斥下怎样变成了投枪，变成了负载着咒语的恨呢。当女神娜美西丝应允那罪恶的咒语时，神便同时消失了，所有的舞台背景都消失了，甚至他的父母、神巫、众多的仙女、厄科的回声，以及诅咒的祷告都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了那耳喀索斯的命运，一个没有神的佑护同时也没有罪恶可以加害的命运。这命运构成了那耳喀索斯的使命。

· 他要去认知隐匿在他自身生命中的内在悲剧。独自一人。以巨大的热情。

回音女神与那耳喀索斯
普桑
布面油画
74cm×100cm
1629—1630年



个体世界

独自一人，真正的个体，真正的那耳喀索斯诞生了。

真正的命运带来真正的使命，那耳喀索斯并不知晓，他也并不知晓神巫的预言，那预言并非凭空而生，它首先基于那耳喀索斯的自身命运，那书写在幼年时期的那耳喀索斯身上的胎记。直到他被那无形的命运指引着，来到那清澈幽深的池塘，窥见那美丽而虚幻的影像，他才真正知晓自己的命运。

舍弃一切来自他者的爱，舍弃一切林中仙女和美貌少年少女的爱，甚至通过舍弃世俗之爱而间接舍弃女神佑护的那耳喀索斯，只为了践行其悲剧性的个人命运吗？还是为了履行人之为人所肩负的伟大使命呢？这使命通过世人的诅咒并经由女神的应允而颁布？

一个人怎么可以弃绝这个世界，这个他赖以生存的物质性世界，这个以林中仙女们快乐的嬉戏和舞蹈为象征的外部世界，以秩序和法则所筑造的理性世界。一个人怎么可以弃绝这一切而走向虚幻缥缈的幽暗深渊呢？那耳喀索斯怎么可以取消他在这个物质世界存在的权利呢？难道除了物质欲望的道路，还存在更高和更荒谬的另一条道路吗？

当那耳喀索斯在银色池塘边看到自己影像的那一瞬间，世界便呈现出另一个世界，他不知道在美丽的镜像下就是他个人命运的深渊，只因为在这深渊之上所负载的美丽的幻像，这幻像却慰藉了那耳喀索斯高傲而自负的心，使其平静下来陷入沉思的狂喜。而在这样的镜像面前，外部的世界显得不再重要，比以往更加不重要。世界就是他自己，这个本质性的真理已经在向他展示，不过要真正地领悟这一点，那耳喀索斯显然还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后印象主义绘画大师保罗·高更在其弥留之际的巨制绘画作品中，提出了类似的永恒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只有背弃了物质现代性的巴黎都市生活并沉迷在南太平洋岛屿的神秘主义原始文化氛围中，才能向自己提出这样“荒谬”的问题。理性世界早已用武断而坚定的姿态取消了对此问题的回答，甚至以明确的证据和推论取消了此问题的发问权。在此问题上，现代世界是缄默的，甚至是不屑和鄙夷的。在生命

的道路上，我们用太多的东西堵塞其中，以至于我们看不到道路的尽头，也不愿看到那里黑暗的风景，连想都不愿想。

一旦我们去想，一旦我们去反思，世界就即刻变成了非物质的世界。

正如同那耳喀索斯在池塘边所看到的虚幻镜像——所无法承受的带来无意义存在的虚幻镜像。

物质性的社会

处于物质世界的包围中，处于物质世界的真理中，我们就像置身于坚固无比的城墙的庇护下，衣食无忧地过着实在而正常的生活。而且，现代生活的节奏加快，我们似乎已来不及提问和反思，因为在舒适安逸的生活背后，仍有一条无形的鞭子在抽打着我们，激励我们去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更舒适的生活质量，更大的成功满足和幸福，而科学也无时无刻不在提供着保证，一个新的上帝就在我们身边，允诺我们，庇护我们，并在我们违背“客观规律”的时候——惩罚我们。噢！上帝！

在神话失去其效用的当代社会，科学与理性则成为一个无所不能的神话。

科学女神也能倾听人类的祈祷吗？科学也常发出预言吗？

还有，科学是否演化成一种非人性的特权在统治人们，并忽视和剥夺着人之为人最宝贵的内在自由和精神呢？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
往哪里去？

高更

布面油画

139.1cm × 374.6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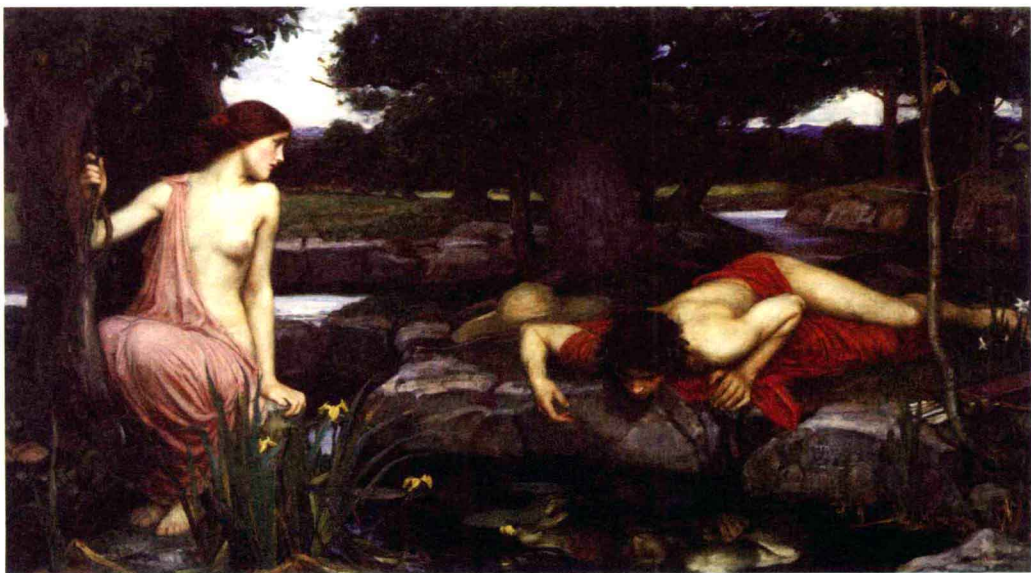
1898 年



在科学进步所造就的消费时代，人们正疯狂地卷入时代的精神之中，与时俱进地消费着形形色色的事物、情感、欲望、潮流，甚至文化，当一个人被所有的消费性物品与欲望包围和填满的时候，人本身便不可逆转地成为被世界所消费的对象。当个体和群体像动物一样满足地活着时，其个体与群体的存在意义便被其动物性和社会性消解掉了，意义感的丧失使我们虽生犹死，成为被数字化和统计学所轻易就抹杀的一组数码。如果我们没有金钱、权力、职称、地位、名誉的庇护，作为个体的我们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从一定程度上可以检验出我们是否具备精神性的存在。而只有当我们抛弃外部世界所强加的对个人的身份界定的粗暴时，就像那耳喀索斯拒绝一切他者之爱那样，我们才会领悟到精神性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我们才会反思我们自身。

个体处于社会化存在之中，这是一个不可避免也无须回避的事实。它是人类诞生之前和之后就有的本质属性。“人：一种社会或政治的动物。”这是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一书中某节的标题文字。人无法脱离社会性，进而也无法脱离政治性存在，因为社会性和政治性不仅是人的前提和环境，而且从来没有中断对个体存在的人的界定与要求，对此即使是古代的隐修士和

那耳喀索斯与厄科
沃特豪斯
布面油画
109.2cm × 189.2cm
1903年



像陶渊明一类的人也同样无法逃离。它们形成个体存在的背景而不应作为个体存在的绝对统治性力量。人同时也脱离不了可爱的动物类属性的概念。他正是社会和政治的被修饰词：“社会或政治的动物”。就像昆虫王国里的蚂蚁与蜜蜂。

人在何种意义上属于精神性的——人，而非仅仅归属于动物性的存在呢？

在某种程度上对标签式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符号的拒绝（两者都处于利益世界之网中并构成世界的利益之网），并在这样的前提下思考人何以成为他自己，成为独一无二的个体存在的时候，才构成了个人精神性的起点。精神性无法拒绝社会性的全然存在，无法绝对地远离世俗性存在的尘网，但必须适当地远离，从而在某种距离之下让社会性的价值观构成某种镜鉴，从中映照我们自己的真实性，映照个体存在的独一无二性的价值所在。正如苏珊·桑塔格在《西蒙娜·韦伊》一文中谈及那些堪称典范生活的代表人物诸如克莱斯特、克尔凯廓尔以及西蒙娜·韦伊一类作家的作品所给予读者的现实性启示时写道：“热爱生活的人，没有谁希望去模仿她对磨难的献身精神，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或自己所爱的任何人去模仿。但只要他们既热爱严肃性，又热爱生活，那我们就会为严肃性所感动，为它所滋养。在我们对这样的生活表示的敬意中，我们意识到世界中存在着神秘——而神秘正是对真理，对客观真理的可靠把握所要否定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所有的真理都是肤浅的；对真理的某些歪曲（但不是全部歪曲），某些疯狂（但不是全部疯狂），某些病态（但不是全部病态），对生活的某些弃绝（但不是全部的弃绝），是能够提供真理、带来正常、塑造健康和促进生活的。”^[2]在苏珊·桑塔格所开出的中庸式的剂量处方中，其药材依然是依照“良药苦口”的原则，选取那些具有精神性的独一无二的天才艺术家。

但我怀疑，庸常人生的痛苦难道不也是一种受难吗？两者的不同点则在于——如同伊撒克·狄尼森所言：“所有的悲伤都可以忍受，只要你把它们放到一个故事里或讲成一个故事。”^[3]这常常就是一个天才的受难为何更容易忍受的道理。而一个艺术家首先并不在于他的技艺，而在于他的独特性。他所有的技艺都如卫星一般围绕着他的独特性的存在而运转。那不仅仅是一个故

2.[美] 苏珊·桑塔格. 反对阐释. 程巍,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12, 第59页

3.[美] 汉娜·阿伦特. 人的境况. 王寅丽, 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9.1, 第137页



那耳喀索斯
弗朗切斯科
布面油画
180cm×207cm
1607年

事，而是一种类属于创世的秘密包蕴其中。况且，并非如苏珊·桑塔格所言——在严肃性的生活中不存在幸福，而是——或许即使在苦难之中，劳作之中，严肃性的存在也能转化提炼出非同寻常的内在幸福感。

独特性，在本质上不属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范畴，而是属于艺术、美学和哲学的范畴。

自我之镜

因此，当那耳喀索斯打猎感到口渴时，他走向的并不仅仅是解渴的水，而是一泓美学和艺术的自我认知的池塘。他弯下身子用手掬水时，看到了水中自己无与伦比的美丽影像，起先是震惊，继而是沉迷，爱恋。他并不知道水中的美貌少年就是自己的影子。人怎能不假思索就认识自己呢？即使仅从外貌上而言也是如此。谁不曾有过第一次面对自己的镜像时却感觉是面对一个陌生人的体验呢？我们又怎能认清处于时间之河中我们自身的影像

和命运呢？我们自身的镜像不是正如同英国诗人奥斯卡·王尔德笔下的《道林·格雷的画像》中不断变异的画中人吗？最终，那镜像将变得苍老，丑陋，并总有一天无法从那空镜子中看到那熟悉又陌生的我们，只留下永恒的形式怀想着空无的内容之物。

那耳喀索斯日渐沉迷于水中的影像，那身体犹如用云石雕刻的雕像，那脸庞，那秀发，那眸子，无一不吸引着他的无限爱慕之情，当他伸出手臂去拥抱他时，那水中的少年便即刻隐遁不见了。那耳喀索斯时时徘徊在水边凝望，处在失恋的忧郁焦虑中而日益消瘦，最后在生命垂危中终于意识到水中少年就是他的影像，却为时已晚，他仍然爱恋着那虚幻的影像而不能自拔，他悲叹着：“唉！现在我明白了，这就是我自己，这幻影再也不能哄骗我了。我燃烧着对自己的爱情，使我自己受苦。我将怎么办呢？我将召唤他或将被召唤吗？我将要求些什么？我已经具有我所要求的了，太多的东西反而使我贫乏。唉！但愿我能离开自己的身体。现在悲愁夺去了我的力量，我余下的生命也不久了；我在青春灿烂时便死，这并不是一种不幸，反倒是我一切悲哀的结局。但愿我所爱的他能够存在；但是，唉，他的运命却和我不能分离！”^[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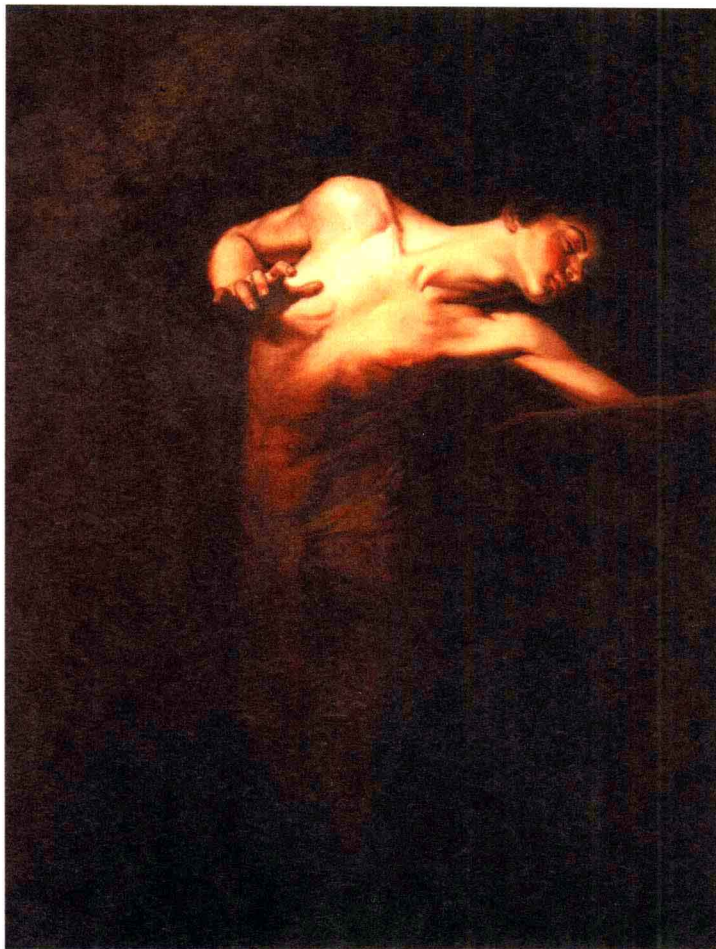
现在，那耳喀索斯在水中看到的不再是打猎时的那耳喀索斯了。他在那虚幻的深渊里看到死亡的面孔，女巫和娜美西丝女神的双重诅咒被应验了。希望破灭的时候，精神性的光芒照耀着那耳喀索斯，他走向了他自身的命运，也走向了水中镜像的命运。

他不能去爱林中仙女和美貌的少年，他所能爱的仅仅是虚幻的镜像，当孤独真正来临的时候，那耳喀索斯坦然接受了命运的裁决，现在，他爱的是孤独，孤独也是他对咒语的反抗，死亡不是最大的孤独吗？

溺水者

溺水者：当孤独不来的时刻，我要去寻找孤独，像一条美人鱼沉入那美丽的池塘或黑暗的深渊，在最幽静的角落，在那儿，我们会找到属于生命的珍珠吗？……沉潜，沉潜……淹没，淹没——直到时间延缓、停滞——现代人，千万不要拧开电视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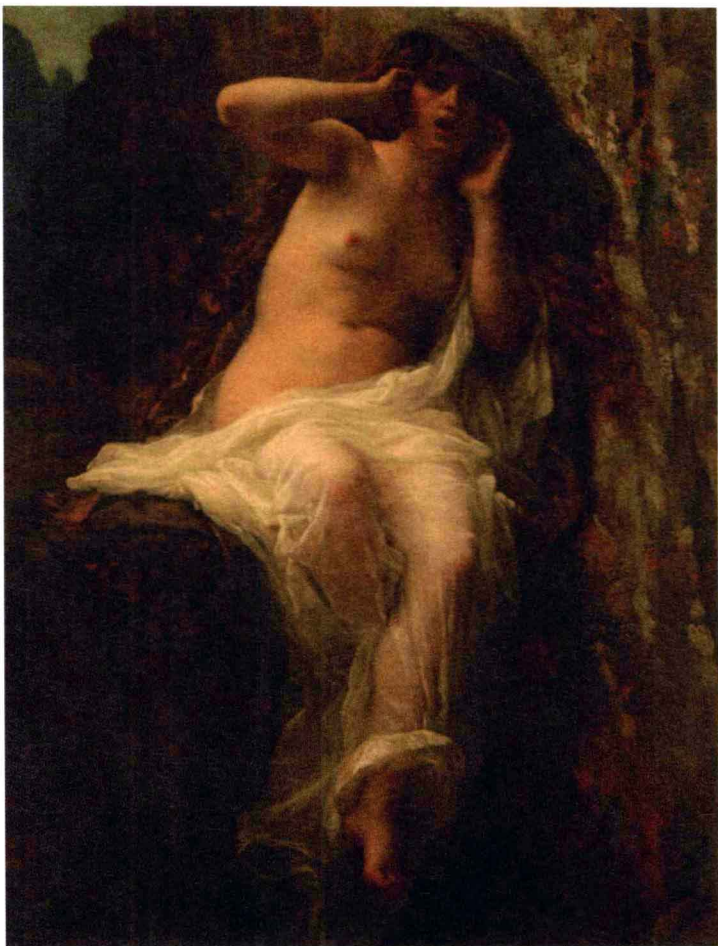
4.[中]郑振铎：《希腊罗马神话与传说中的恋爱故事》，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1，第122页



那耳喀索斯
吉尤拉·班克萨
布面油画
1881 年

开关，这现代的潘多拉盒子，不要让自己世俗的欲望萌芽——不要让无聊（生活有时以它的丰富多彩的虚假娱乐——正如林中仙女那漂亮的脸蛋所透露出的虚空一样显示着本质性的无聊），不要让那惹人喜爱的无聊进驻你心灵的空间，要在孤独中沉潜下去，让时间像水一样淹没你，这时，你处于时间之河中，只与时间相伴随，让时间像水一样漫过你的全身，抚摸你的每一寸肌肤，冲撞你的每一根血管，你将听到时间的笑声与喧哗，它却以一种寂静和永恒笼罩着你，而你，一个时间的溺水者，一个孤独者，此时，可以从容地坐下来——书写你自身的镜像。

厄科
卡巴涅尔
布面油画
98cm×67cm
约1874年



生活在别处

被命运诅咒的那耳喀索斯走向了他的命运，走向了精神性的道路，在这样的道路上，死亡并不是一种终结，而是体现为涅槃原则。那耳喀索斯打破了神巫的预言，他化身为一株以那耳喀索斯命名的水仙花继续绽放生命。

那耳喀索斯最终成为那耳喀索斯，天才，便是成为他自己，以他自己的形式。

每个在世者难道不是在寻找他自己的形式吗？寻找独一无

二的形式来匹配他的在世的形象。

在时间的绝对统治中，那耳喀索斯学会了抗争，也学会了顺从命运的要求，时间以其残酷的力量终结着生命，也同时以其温柔之手推开生命之花。安德列·纪德在《那耳喀索斯的性格》中写道：“哎呀！时间什么时候将停止飞行，允许这股潮流停息。形式，神圣而又永恒的形式，它等待休息，只是为了再现！唉！什么时候，在哪个晚上，你将再现？”

“天堂必须永远重建。它并不在某个遥远的极地；它常常在一种幽灵的名义下徘徊。万物都将其存在的最本质和谐作为潜能包含于自身。如每粒盐都在自身包含它的晶体原型。当水奔流而下，日渐湍急之时，一个静默的夜晚即将来临；于是在渺无人迹的深渊，神秘的晶体也会开花……万物都在追求失去的形式。”^[5]

那耳喀索斯不是一个纵欲者，他拒绝了林中仙女以及其他爱慕者的爱，但是他不但没有拒绝水中那个拥有天赋俊秀的少年，反而着魔般地挚爱着他的形象和肉体，以至于为了爱这个虚幻的肉体形象而死；因此，那耳喀索斯也不是一个禁欲者。当唯一的爱和希望破灭之后，当所有的外部世界都引不起那耳喀索斯的爱欲之后，他所面对的又是什么样的天堂呢？而在那无法想象的天堂里，又将是何种形式的存在呢？

保罗·瓦莱里在《那耳喀索斯之歌》中写道：“赞美那耳喀索斯向水中镜像的永恒回归，水中之镜为他的情人提供了他的形象，为他的美人提供他的知识。我的全部命运就是服从我的情人的力量。肉体，我佩服您的独特力量；在我伸开双臂的地方，静静的河水等着我；我不禁完全发疯了。啊！我的美人，我能做一些你所不愿做的事情吗？”^[6]

我们该如何来理解那耳喀索斯的水中镜像？他无疑是美的，但同时又是虚幻的；他无疑有着魅惑人心的肉体力量，却又同时是不可捉摸而只能观望和意会的。他是真实而又非真实，既无法以拥抱来确证其肉体的真实性，又无法取消其存在的非真实形象。他是超越肉体的肉体，是一种从肉体的实存转向肉体的形象，又从肉体的外在形象转向了肉体的灵魂和精神，转向了肉体的诗歌。

从我们所爱者的身上，我们所感受的爱难道说不是弥漫在所爱者肉体之上的精神吗？

5.[美]赫伯特·马尔库塞. 爱欲与文明. 黄勇 薛民,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1, 第118页

6.[俄]列夫·舍斯托夫. 在约伯的天平上. 董友, 等, 译. 上海: 三联书店, 1989.7, 第188页

而精神性寓于肉体之中。但假若我们真在肉体中寻找，那里却什么也无法找到。多么虚幻的那耳喀索斯镜像——我们每一个个体生命的精神图像在别处。

栅栏

我们如何来定义一个人的生活是悲剧？我们又该如何去理解生命的悲剧？是平庸造就悲剧呢，还是伟大造就悲剧？

一切杰出的灵魂往往要背负悲剧的十字架，或者反过来说，背负着悲剧的十字架往往要使一个人的灵魂看上去更为杰出。而这一点尤其在精神领域中更是如此。确切地说，杰出的灵魂所要背负的乃是一种悲剧精神。不仅是精神领域里杰出的人物必然与受难息息相关，而且这个世界和这个时代必然且潜在地需要一种特殊的思想上的清洗剂，一种世俗生活的抗菌素，一种时代精神的防腐剂。

大大小小的悲剧如同大大小小的庸碌，在现实生活中俯拾皆是。平庸并不能保证一个人的幸福，也不是精神的保护伞，虽然一个人心中绽放的庸俗之花常常会给我们一种世俗的满足感，但这必须是在一个经过矫饰的世界范围内，经过修剪的人工花园，或在思想的温室里，在周围建有道德或伦理的栅栏，或者还有其他栅栏，我们思想的目光不能越过这层层叠叠的栅栏，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我们的视力无法穿越它（理性是人类给自己营造的最为宏伟的思想上的栅栏）。栅栏给了我们充足的自由，并赋予我们物质生活的享受与快乐，在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的外围和边缘，那些荒凉的黑暗处是我们不愿去看的，除非某一天那里被开发出一片旅游景区，种上花树，盖上仿古建筑，曲水流觞，置于现代性时尚生活的规划之下，那儿才会成为我们的流连之地。作为一个他者而存在，我们就如同那场鞭笞事件的观看者，否则，谁会将自己置身于那外观上给人以荒凉和恐怖之感的地方呢？在世俗性物质生活的栅栏之内，悲剧和烦恼自然也时常发生，但这一切都拥有一套完整无缺的应急方案，可以随时启动，发布预警，实时监控。这是林中仙女的嬉戏与快乐的生活，也是众神允诺的生